

老人的生活，就像普遍大家想像的，生活很簡單，早睡早起，身體好的，會有一些小打發，身體不好的，不是坐著就是躺著，或是等著被推出去曬太陽，大約共同點，就是在等待有空的晚輩回來看看。

她已經九十歲了，身體硬朗，閒時還能和兒子媳婦去爬山，有可能是在生活在山上，她一直有勞動的習慣，已經九十歲了還是像年輕的時候，手邊總有忙不完的事，她種花、養雞，甚至剝龍眼乾來賺取微薄的收入，這是她的生活樂趣，人活到了九十歲，還有能力賺小錢，不用靠兒女，也是一種驕傲。

有時候她能幹的二兒子回鄉看老媽媽蹲在角落，剝一斤才十塊的龍眼乾，剝得樂此不疲，二兒子閒時會僑裝成陌生人，打趣的說：「阿婆，怎麼賣，我跟你買全部。」她被兒子逗得開心，「一斤二十。」二兒子掏錢把所有的龍眼乾買了，讓一旁的攤販羨慕不已，然後她笑呵呵，沒做解釋，這是她和兒子之間的樂趣。

她其實不缺錢，生了七個孩子，境遇有好有壞，她操的心也從未少過，但是，她能動，就盡量動，一有病，就立刻看醫生，她不想拖累子女，也不想成為別人的負擔。

某一天住台北的二兒子和二媳婦突然把她帶到台北，說她好像跟以前不一樣，記性差很多，也許做些檢查比較好。

她在台北其實待不住，兒子和女兒幾乎都在台北打拚，但她鮮少北上，一來是待不住也住不習慣，二是覺得，住到別人家，總覺得怪怪的。

到第三天，她就受不了了，吵著要回南投，但是拿著包，竟忽然忘了門怎麼開，她覺得奇怪，以前的門也沒有這麼重，怎麼突然使不上力。

有很多話，想講也突然一直講不出來。

有很多事，想做卻忘了怎麼做。

就很像電視有時候收不到訊號，狀況時好時壞。

她一個人枯坐在沙發上思考，到底剛剛想講什麼，然後到底，她又怎麼突然會在台北。

二媳婦向公司請假全天照顧她，有時候，她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狀似發呆、狀似思考坐整個下午，二媳婦累得在一旁打瞌睡。

她沒有想清楚，到底自己怎麼了，剛想好一件事，想講一直講不出來，生氣的一直嘆氣。

「我跟妳講。」她常這樣講，但到嘴邊的話就馬上忘記，旁人追問上一句問題，她通常會說，「忘了。」

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想回南投，很多時候，午後不是坐著，就是在研究玄關那一扇神奇的大門，一直無法打開的門。

孫女阿妹牽著她道，「阿嬤，我們不要玩門了，來吃飯吧。」然後一口一口的餵她。

她想講什麼，但是不會講了。

只能張開口，讓一手帶大的孫女，像餵孩子似的，一口一口的，然後吃完孫女會說，「阿嬤今天好棒，吃完一碗。」

在台北過了十天，她拉著二兒子的袖子，帶著可憐的語氣說，「我想回家，那裡有重要的事情。」像孩子般無助。

兒子、女兒們哄她，乖乖去看醫生，就回南投吧。

她不懂，她只是記憶差了點，為什麼要看醫生，「媽，妳也知道妳現在不如從前了，再不就醫，以後就不認得阿圖了。」

阿圖，她怎麼會不認得，是她驕傲的二兒子。

但，她那天，真的忘了阿秀了，她的小女兒。

她的記憶像收音機不小心被拉扯到插頭，然後一瞬間，她又記得了，阿秀呀，她怎麼會突然忘了。

從阿秀家回來，孫子、孫女每次下班回來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她面前，「阿嬤，我是誰，你知道嗎？」

她怎麼會不記得，是阿妹呀，是小遠呀，她的孫子們。

從醫院檢查回來，醫生叫她從一數到十，然後起立蹲下，一連串的检查。

二兒子說，好好檢查，隔天就可以回南投了。

她七點就起來了，等兒子載她回南投，早上配合吃早飯。

二兒子前一天忙工作忙到半夜，隔天又要上工，看老媽媽開心的坐在沙發上等，行李前一天就打理好了。

二兒子抱歉的說，「媽，我們晚上再回南投吧，我今天還有工作，晚上南投好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，表示了解。

然後二兒子出門工作，門一關，她又不得閒了，拿著行李，沙發和大門兩處回來走來走去。

「媽，坐吧。」二媳婦道。

「我等阿圖來載我回南投。」

「媽，不是說好了，晚上再回南投嗎？剛剛妳也說好了。」

「是這樣呀。」她又忘了，然後笑容淡去。

然後，阿秀來陪她，哄了她一個下午。

那天回南投，所有的孩子都回來了，一群人坐在客廳像在討論什麼大事情。

她累了，倦了，一夜之後，她又被接到大兒子家住，大家覺得這樣比較好，大兒子住南投，老媽媽住不慣台北，就讓大兒子接手照顧吧。

x x

在台北一個月，回到家裡發現花都枯了，雞被野狗咬死了，她站在花園有一陣子，摸摸那枯萎的花瓣，就好像她的人生，日漸凋零，就如同最後一片枯葉在樹幹上擺盪，隨時都有可能落葉歸根。

她覺得腦袋有一點空，總想填補什麼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大廳來來回回繞了好幾回，「媽，坐吧。」大媳婦顧得乏了，總是無奈的規勸。

孩子現在常回來了。她見一屋子人，總覺得應該是忙錄的時候，在廚房拿東拿西，卻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才好，孫女道：「阿嬤，坐吧。」

夜裡，她有時候覺得溼溼粘粘的，那該是什麼的東西？拿起梳子一沾，又愣了一下，梳子應該是被用來梳頭髮的。

然後聽到大媳婦驚慌道：「媽，那是大便，很髒的，你拿梳子幹嘛，天呀，頭髮沾到了，該怎麼洗呀。」

她愣了一愣，原來是屎呀。

X X

她九十一歲生日，家裡熱鬧極了，幾乎能回來的子孫們都回來了，每個人都圍著她，「阿嬤，知道我是誰嗎？」她總是笑回，「我知道呀，我知道……」

孫女阿妹帶著男朋友回來，整個晚上纏著她，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她，「阿嬤，我明年要結婚了，是五月四號，妳一定要來喝我的喜酒。」

「我上一秒才提醒妳，是五月四號，我等一下會再問妳喔，是五月四號，不能忘記，要來喝我的喜酒。」

長輩們覺得阿妹煩得緊揶揄的說：「知道了，讓阿嬤休息吧，一遍又一遍的提醒，生怕少這紅包是吧。」

「是呀，是呀，就怕少了最大的一包。」

眾人不知道，阿妹口袋有一張籤，是向觀音菩薩求來的。

長江風浪漸漸靜  
于今得進可安寧  
必有貴人相扶助  
凶事脫出見太平

解籤的人說，阿妹的阿嬤是有福報的人，會有貴人相助，明的病好好醫會痊癒，暗的病就無須再醫，她會有兩種貴人，離開的時候，菩薩會來牽引到好的地方，在世的時候會好好的被對待。

阿妹淚眼汪汪的問，「那還能撐多久？」

「若她人生還有掛罣，應該還會久一點吧。」廟公不是很肯定的回答。

阿妹在菩薩面前，求了一個小時，始終得不到應答。

她求，「我要阿嬤，在我結婚的時候，認得出來我是阿妹，知道她的孫女要結婚了。」

阿妹一遍一遍的提醒她的阿嬤，要記得她要結婚了，記得她是阿妹，從小被她帶大的阿妹，是明年的五月四號結婚，不要忘了。

阿妹的心願，只有一個，讓她最愛的阿嬤，穿著她最愛的紅色旗袍，知道那個短短胖胖的阿妹終於也要結婚了。

X X

她又被帶到台北照顧，這次，她甚至連走路都要人攙扶，台北的醫生說，「若是選擇不治療腦瘤，任其發展，你們要有心理準備，她之後可能無法言語，終日須要臥床插管維持生命。」

二兒子摸著老媽媽的灰白的髮，默默的說，「怎麼捨得……」

怎麼捨得任其發展，看她日漸凋零衰敗。

又怎麼捨得看她一日一日退化，像沙漏的沙，那麼讓人無法防備的流逝，只能眼睜睜的看它流完，在眼前由多變小，最後一粒不剩，只剩空無。

最後決定，就這樣吧，她已經辛苦九十年了，何苦再用刀在腦袋開一個洞，她年輕的時候辛苦扶養孩子，中年的時候喪夫，老年的時候，哪個孫子沒有她經手把屎把尿？又有誰能夠歷經兩次白髮人送黑髮人的苦痛？

x x

回到台北家，阿妹一口一口的餵她，虔誠的說，「阿嬤，我要結婚了喔，要來吃喜酒喔。」

她笑了笑，好像認出眼前的人是阿妹，握著阿妹的手，使勁了力氣，想說些什麼，又放棄了。

「妳……好好的，好好的。」

阿妹抱著她，淚終於掉下來，「妳說要來參加，就真的要來參加。」

「好好好…」她的笑容似懂非懂。

x x

夜晚，二媳婦起來上廁所，驚覺老媽媽不見了。

全家人慌張的起來，燈一開，發現她拿著包，站在玄關前的大門，表情驚恐又無措。

眾人嚇了一跳。

「這裡是哪裡，我要回家……」她哭得像孩子，無辜又讓人心疼。

二兒子默默的進房間換外出服，然後提起老媽媽的行李。

「好，我們回家。」